

长脚蚊白须的冒险

藤原伊织探偵小説

〔日〕藤原伊织

曹逸冰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脚蚊白须的冒险
.....

KATONBOSIRAHIGE NO BOUKEN

©Machiko Fujiwara,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1-298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脚蚊白须的冒险 / (日) 藤原伊织著；
曹逸冰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6
ISBN 978-7-5534-6472-5

I. ①长… II. ①藤…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4730号

长脚蚊白须的冒险

作 者	[日]藤原伊织
译 者	曹逸冰
责任编辑	王 平 张晓华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31.25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13501282885
印 刷	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6472-5

定价 6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长脚蚊白须的冒险

长脚蚊白须的冒险

振翅的动静传来。

“嗡”、“嗡”、“嗡”……轻到只能勉强听见，但确实是振翅的动静，而且还是昆虫在耳边飞舞的动静。然而，这动静不是来自外界，而是在脑子里面，在头盖骨内侧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耳鸣？

仓泽达夫歪着脑袋，停下脚步。他刚走出车站前的柏青哥店，正要走夜路回公寓。才八点多，可远离闹市区的小路上异常清冷。

忽然，振翅声停了，仅仅几秒。“听错了”达夫喃喃自语，继续行走。

也许是柏青哥害的。毕竟今晚他输了整整两万。一眨眼的工夫，一天半的工钱就没了。今天的游戏机没挑好。

达夫将手插进牛仔裤口袋里，摸索着。碰到许多从店里拿出来的小钢珠。不知为何，今天他打到一半，突然不想打了。也许是因为今天太倒霉了吧。他开始打柏青哥不过三个多月。

虽然习惯了，但还是比较抠门，不能和周围那群毫不犹豫地
将万元大钞塞进机器的玩家相提并论。即便这样他也输了几
十万。所以才会耳鸣的吧。

好倒霉的一天。不，倒霉才是常态。唉，以后不能再打
柏青哥了——达夫不禁感叹。我为什么要打柏青哥？厌烦柏
青哥的理由倒是比比皆是。越想越没力气。而且今天还特别
闷热，潮得要命，感觉空气都缠在身上了。

达夫有气无力地往公寓走。就在这时，他又听见了响声。
这回是小巷里传来的。很闷的声音，但达夫很快猜出了那是
怎么回事。肉与肉冲撞的声音。上高中时，他听够了这种肉
体的悲鸣。不是打架，就是勒索。没听见怒吼，那就是后者了。
达夫没被人勒索过，但在学校目睹过别人被勒索的模样。然而，
达夫总会装作没看见。多管闲事害了自己，岂不是蠢到家了吗？

他快步走过小巷。穿的是运动鞋，应该不会有脚步声。
不知小巷里的人有没有察觉人影，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很严重
的打斗。不过是个小钱从一个地方到了另一个地方，就跟柏
青哥一样。就算有人受伤……不，就算出人命也跟我无关。

“我只有三万……够了吧？”

突然，达夫停住了。沙哑的嗓音，仿佛在强忍痛楚。这声音，
好像在哪儿听过。

他往回走了几步，站在转角，伸出头瞧了瞧。十多米开外
的昏暗小巷墙边，有四个男人的身影。而他认识其中最年长
的那个。肯定没错。是他的邻居，黑木。周围的家伙比二十

岁的达夫还年轻，也就十五六岁吧。

话虽如此，那三个少年要比矮个达夫高出不少。就算他冲进去，也赢不过他们三个吧。要不喊人？也没用啊。还是装作没看见吧。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两周前他和黑木说过话。

那是个雨天的午后。工作日。达夫不用上班，就去附近的投币洗衣房洗衣服。他将内衣丢进洗衣机里，翻起自带的文库本。

这时，他听见有人说道：“你是……仓泽先生吧？”

对方是个似曾相识的男人，三十五六岁，拎着伞和两个塑料袋，穿着西装。达夫歪起脑袋，没说话。

“我是你隔壁的黑木。不好意思啊，平时没跟你打过招呼。”

“啊！”达夫这才想起那人是半年前搬来的，常在走廊上撞见，“你好。”

不知是不是达夫太过冷淡，黑木也一声不吭地将脏衣服与洗衣剂倒进洗衣机里。麻利地干完之后，他说道：“去喝杯茶吧……”说完便朝门口走去。

达夫没有回答，依然看着他的书，心想这大叔可真奇怪，年纪挺大，说话却很客气。天知道他是何方神圣。而且来洗衣服居然穿个西装。不过大白天会到这种地方来，肯定是单身汉吧，估计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难道他失业了，没事可做？不过……估计他也是这么看我的吧。

达夫开始收拾干净衣服的时候，黑木回来了。手里拿着个白色纸盒。他坐在木板长椅上，将一个装在透明塑料袋里

的糕点递给达夫说道：“要不要来一个？”达夫轻轻点头，接过糕点。

吃一口，发现这糕点还真好吃。他好像吃过这东西，但不记得它叫什么名字了。

“这面包叫什么名字啊？”

“松糕，”黑木回答，“说是面包，不如说是蛋糕吧。喜欢的话，再吃一个？”

达夫又接过一个。“谢谢，那我先走了。”说完，达夫便离开了洗衣房。边吃边走回家，路过一家有蛋糕橱窗的咖啡厅。瞥了一眼，发现那种糕点居然要两百二十元一包。

这时，小巷里传来年轻男子的声音。

“大叔，那就把银行卡拿出来吧，还有信用卡哦。你肯定有吧。”

“那可不行，要是给你们了，我就得报警了。”

口气竟很冷静。而且还在暗示他无意把事情闹大。面对这种小鬼，这也许是模范答案。问题是小鬼们能不能听懂呢？就在达夫思索时，黑木面前反射出一束锐利金属的凶光。是很流行的蝴蝶刀。拿着这种刀招摇过市的蠢货也满大街跑。

年轻男子驾轻就熟地说道：“只要让你报不了警，不就行了。”

“不知道密码，有银行卡也没用啊？”

“哎呀，你告诉我们不就好了。”

是经常勒索大叔的惯犯吗？人渣。你们才多大啊，三万还不满足吗。不过他们既然这么贪婪，难保不会用刀啊。可

达夫就拿过黑木两个蛋糕而已，这点人情，跟高利贷在路边发的纸巾有什么区别。要不打个电话报警吧。手机会被查出来的，找个公用电话吧。达夫总算下定决心。这时，刀光一闪，布条掉在地上。黑木的领带被连根割断了。

“下回断的可不是领带喽。大叔，知道我的刀有多锋利了吧？”

同伙们奸笑。从笑声就能看出这群人的恶毒与无知。真不想和这种无可救药的家伙打交道。哪儿有公用电话？

说时迟那时快。脑中再次传来振翅声。“嗡……嗡……嗡……”手臂动了。完全是下意识的，自然而然的动作。右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钢珠。在腰间摆出奇怪的姿势。半握着拳。怎么跟打弹子的动作一样？为什么手会自己动？不等达夫想明白，大拇指与中指捏着的小钢珠就被食指弹射了出去。这分明是打弹子嘛。

达夫手中射出一道银光。不，也许那只是错觉。一切都发生在转瞬间。

一声惨叫。弹簧刀飞起，落在地上。“咣当”。原本举着刀的男子捂着右手，不住地呻吟。

怎么回事？达夫困惑不已，而小巷中也是一片骚动。

“喂，怎么了？”

“手……手……”他哭喊着。

“手怎么了？”

另一个男青年捡起小刀，猛然捅向黑木。

“喂，混账，你干什么了？”

“呃，我什么都没干啊……”

“什么都没干他怎么会受伤啊！”

这家伙比刚才那家伙更无可救药。刀尖凶光闪烁。下一秒，达夫的手又动了。他还有一个小钢珠。他将小钢珠掏出口袋，用打弹子的手法将那银球射出。又一道银光。简直难以置信。达夫用眼睛追逐着小球的去向。

刀再次脱手。又是一声惨叫。莫名其妙。想必那群家伙也是。他们面面相觑，茫然若失，大喊一声，朝更黑暗的小巷奔去，却不忘捡起掉在地上的钱包，真是群奸诈的小鬼。

达夫借着微弱的亮光打量双手。手掌跟平日一样，没啥特别的。怎么回事？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是达夫射出的小钢珠打中了他们。这种想法是最合理的。悄无声息的银色光线。难道小钢珠真打中了他们的手？可……这也太离谱了吧。一个手指，将一个小钢珠弹到十米开外的目标身上。而且还把刀弹飞了。小钢珠怎会有如此巨大的威力。我的握力又不强。再说了，我根本没想那么干啊，是手自说自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达夫不知迷茫了多久。“啊，这不是仓泽先生吗？”听到这话，达夫抬起头，只见黑木就站在他跟前。若无其事的语气。只是领带不见了，上衣衣领有被刀割破的痕迹。倒是没受伤。

达夫答道：“啊，晚上好。”

黑木慢条斯理地道：“今晚可真闷啊。”

出了那么大事儿，亏他还能那么镇定。见黑木往公寓走去，

达夫自然而然地走在他旁边。

达夫默默思索着刚才那一幕，而一旁的黑木则喃喃自语：“这一带也不太平了啊……”还是那么悠闲的口气。

“出什么事了？”达夫装傻。

“啊，刚才被小青年勒索了。吓死人了。那种年轻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当时不是挺淡定的吗。达夫嘴上当然没这么说，只是哼了一声，问道：“东西被他们抢了？”

“没，出了件怪事，那群人像是高中生，可不知怎么搞的，突然自乱阵脚，溜之大吉了。”

“肯定是因为你穿着西装。看上去像个高级小白领。”

“高级小白领啊，”黑木笑道，“好有趣的词儿。我看上去像那种人吗？”

达夫回忆起随口报出“松糕”二字的黑木。

“嗯。而且你对我这种年纪比你小的人，说话都这么客气。”

“客气不好吗？”

“不是不好啦。只是这一带很少有你这样的人啊。多张扬，多老气啊。”

“老气啊，”黑木又笑了，“也许是吧。那你的意思是让我说话时更随意些？”

“我是觉得那样稍微轻松点。”

“好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以后就不喊你先生啦。”

“你会这么跟我打招呼就很老气了。”

“原来如此。话说刚才那怪事，是不是你在帮我啊？”

“啊？”

“因为你来到街角之后情况就变了啊。”

达夫瞥了眼一旁的黑木。原来这家伙察觉了啊？

“而且我捡到了这个。”

黑木摊开手掌。昏暗 中，两个圆球发出朦胧的银光。达夫停住了，瞥了黑木的手一眼，却立刻错开视线。

“怎么了？”

“这两个球打中了那群人的手。我好像还听见了骨折的声音。”

“这种小球能把人打骨折吗？怎么可能啊。又不是子弹。”

“我也不敢相信啊。可那的确是骨折的声音。看他们那痛苦的模样，估计也八九不离十了。”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一定是看错了。”

“不会吧，”他喃喃道，“我的肚子被他们踹了好几脚，还痛着呢。我在想啊，会不会是有人做了个发射小钢珠的武器，正好借此机会试射了一下。毕竟这年头不太平，怪事多啊……”

“也许是吧。反正跟我没关系。”

黑木转向达夫，打量着他身上的T恤衫与牛仔裤苦笑道：

“原来你不是正义的使者啊。”

“废话。”

黑木用手摸了摸肚子，可达夫没理他，继续往前走。刚才那一幕真是太莫名其妙了。他心想，虽然我说了“你一定是看错了”，但产生错觉的人兴许是我。这么荒唐的事儿，还

是趁早忘了的好。

“算了算了，反正事情都过去了，”黑木也说道，“话说回来，你以前有没有被人欺负过啊？”

“问这个干吗？”

“恕我冒失，只是刚才那事啊，让我对青少年的生活意识与现状产生了兴趣。”

这人的兴趣点可真奇怪。

达夫歪着脑袋答道：“我可没被欺负过。完全没有。”

“啊，那你的学校生活还挺平静喽？最近报纸上、电视上总说初中高中的校风是多么多么差，看来那只是少数啊。”

“那倒也不是。我们高中的校风也很差。”

还真是。为什么没人欺负我呢？几年前的达夫也曾思索过这个问题。他去的也是个校风很差的都立高中。上课时打架斗殴也是常有的事。而老师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才一米六五。态度冷淡，没有朋友，外加身材瘦弱，照理说是那个学校最容易被盯上的人。唯一的长处，也在高二那年春天离我而去了。可不知为什么，校园欺凌总和我没啥关系。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倒是能猜出没人欺负你的原因。”

黑木仿佛窥视到了达夫的心事。

难道是我说得太直了？达夫望向黑木。

只见后者斩钉截铁道：“因为你的眼睛。”

“眼睛？”

“嗯。你的眼神很阴暗。而且是异常成熟的阴暗。”

“我说你啊，说话太客气不好，可太自来熟也不好。”

“是哦，不好意思。”

黒木肃然沉思。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沉默持续了许久，两人转过街角，公寓映入眼帘。木结构灰浆楼，只有两层，每层三间房，总共六间。很小的公寓。房龄二十多年，不过每间都是两室一厅，还挺宽敞。

走到街角，总能依稀听见日光街道的噪声。但眼前的光景与平时略有区别。公寓前的路灯下站着四个女人。达夫认识她们——那是住在同一栋公寓的大妈们。除了达夫与黒木，公寓里还有两对三四十岁的夫妇，还有两个有孩子的家庭。看来其他住客都到齐了。

黒木冷不丁道：“啊，是今晚啊。”

“什么啊？”

“前两天不是有巡回板报吗？”

“啊，还真是。写什么了？”

“你没看就传到隔壁了吗？”

“那上头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啊。那群人要干什么？”

“开居民大会。虽然我也觉得那没什么意义。”

“居民大会？干吗啊？”

就在这时，大妈们齐刷刷地朝两人走去。

“你们来得正好。”

住在一楼的山内大妈大喊道。她快五十岁了。在这栋公寓住的时间数她最长，她也以老资格自居。达夫很不喜欢她。

倒个垃圾都要被她说半天。

“为了日照权……”

“日照权？”

没等达夫问清楚，四个大妈就将他们团团围住了，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达夫听了半天，大致明白了她们的意思——

泡沫经济时代之后，我们的关口公寓东南侧一直是个停车场，可那边马上要造新大楼了。要是楼造起来了，公寓的日照就会受到影响，但那边已经破土动工了。噪声也很大，对方却没来给个说法打个招呼，我们就怒了。大伙商量了一下，拍板决定去跟工队提意见。好嘛，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没想到工队早就跟房东关口老先生说好了，还以慰问金的形式给了房东一百几十万日元做补偿。这不是很不公平吗？吃亏的是我们这些房客啊，难道不该补偿补偿房客？我们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和房东谈判，要求降低房租。降个五千差不多吧。如何？

只听大妈一号说道：“让那抠门的老头子降房租可不容易。”

“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团结！”大妈二号说道。

“没错，要团结一致，跟房东交涉！”大妈三号十分激动。

“你们也没意见吧？来，签个名，盖个章。我们会去交涉的。”

最后，山内大妈如此宣判，将写着字的文件丢给二人。

“我可没兴趣。”

达夫全没将眼前的纸片放在眼里，冷冰冰地答道。大妈

们顿时不高兴了。

“干吗啊你，什么态度啊。年纪轻轻的，笃定得很嘛。一个月五千元可不是小数目，你不是水管工吗？”

“这跟我是不是水管工有什么关系？”

山内大妈的脸色更难看了。她深吸一口气，正准备发动新一波攻势……

黑木插嘴道：“我也没兴趣。”

她的眼睛继续往上吊，将目标转向黑木。

“干吗啊，怎么连你也这样。你才搬过来半年哎，懂什么，少给我装腔作势。不许你破坏我们房客的团结。”

黑木苦笑道：“呃，我可没想破坏团结，只是这么做没有任何法律意义，所以我才没有兴趣。”

“法律意义？”

“没错。租房的房客没有权利以日照权为由交涉补偿。只有房产所有人，也就是房东关口先生有一定的权利，因为日照时间缩短会让房产的价值下跌。顺便一提，这个日照权啊，是以冬至那天的日照时间为准的。但造楼的人没必要将这个日照时间的计算结果报给我们，因此要房东降价，只能在续约的时候通过各自的房产中介商提要求。”

听到黑木的解释，大妈们惊愕不已，面面相觑。

看来这事儿算完了。“听见没？”达夫没正脸瞧她们一眼，快步朝公寓楼梯走去。黑木也紧随其后。

“喂，”背后传来喊声，“别以为你们住在二楼不会受太大